仇池筆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仇池筆記
作者：蘇軾　北宋

舊本題宋蘇軾撰，今勘驗其文，疑好事者集其雜帖為之，未必出軾之手著。如下卷杜甫詩一條云，杜甫詩固無敵，然自致遠已下句甚村陋也。絕不標其本題，又不舉其全句，其為偶閱杜詩，批於致遠終恐泥句上之語，顯然無疑。他可以類推矣。又如蒸豚詩一條，記醉僧事，及解杜鵑詩一條，解杜鵑有無義，亦皆不類軾語，疑並有所附會竄入。然相傳引用已久，亦閭可以備考證也。此書陶宗儀《說郛》亦收之，而刪節不完。明萬歷壬寅趙進美嘗刊其全本，板已久佚。此本前有進美序，蓋即從趙本錄出。書中與《志林》互見者，皆但存標題、而下註見《志林》字，疑亦進美所改竄云。

卷上

論文選

舟中讀《文選》，恨其編次無法，去取失當。齊、梁文字衰陋，蕭統尤為卑弱，如李陵五言皆偽。今日觀淵明集，可喜者甚多，而獨取數篇。淵明作《閑情賦》，所謂《國風》好色而不淫，正使不及《周南》，與屈原所陳何異？而統大譏之，此小兒強作解事也。

三殤

李善注《文選》本末詳備，所謂五臣者，真俚儒荒陋者也。謝瞻《張子房》詩云：「苛慝暴三殤。」此《禮》所謂上中下三殤，言秦無道，戮及幼穉。而注乃謂「苛政猛于虎，吾父、吾夫、吾子皆死」。謂夫、謂父為殤。此類甚多。

日月蝕

玉川子《月蝕》詩，以蝕者月中蝦蟆也。梅圣俞作《日蝕》詩云：「食日者，三足烏也。」此因俚說以寓意也。《戰國策》：「日月輝于外，其賊在內。」則俚說亦當矣。

中宮太一

杜子美詩云：「自平中宮呂太一。」舉世不曉其義，而妄者以為唐有平中官。偶讀《玄宗實錄》，有中宮太一叛于廣南。杜詩云「自平中宮呂太一」，下文又有南海取珠之句。見書不廣，輕改文字，鮮不為笑。

八陣圖詩

予嘗夢杜子美云：「世人誤會《八陣圖》詩『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』，以為先主、武侯欲與關羽復仇，故恨不滅吳，非也。我意本為吳、蜀脣齒之國，不當相圖，晉能取蜀者，以蜀有吞吳之意，此為恨耳。」

不忮之誠信于異類

予少時書室前，竹柏雜花，眾鳥巢于上。武陽君惡殺生，婢仆不得捕取。數年間，鳥有巢于低枝，其鷇可俯而窺也。此無它，不忮之誠，信于異類。

陽關三疊

舊傳《陽關三疊》，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，若通一首，又是四疊，皆非是。每句三唱以應三疊，則叢然無復節奏。有文勛者，得古本《陽關》，每句皆再唱，而第一句不疊，乃知唐本三疊如此。樂天詩云：「相逢且莫推辭醉，聽唱陽關第四聲。」注：「第四聲：勸君更盡一杯酒。」以此驗之，若一句再疊，則此句為第五聲。今為第四，則一句不疊審矣。

磨蝎為身宮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治齒治目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老子解

子由寄《老子新解》。使戰國時有此書，則無商鞅、韓非，使漢初有此書，則孔、老為一，晉、宋間有此書，則佛、老不為二。

三豪詩

石介作《三豪》詩云：「曼卿豪于詩，永叔豪于辭，師雄豪于歌。」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：「贈之三豪篇，而我濫一名。」默歌少見于世，有云「學海波中老龍，夫子門前大蟲」，皆此類語。永叔不誚者，此公惡爭名，且為介諱也。默豪氣正是江東學究飲私酒，食瘴死牛肉，醉飽后所發也。作詩狂怪，至盧仝、馬異極矣，若更求奇，便作杜默矣。

萬花會

揚州芍藥為天下冠。蔡京為守，始作萬花會，用花十余萬枝。既困諸邑，吏緣為奸，予首罷之。萬花本洛陽故事，亦為民害。錢惟演作留守，始置驛貢洛花，有識鄙之。此宮妾愛君之意也。

弄胡孫

〈（見《志林》四卷）〉

治大風方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酒名

退之詩云：「且可勤買拋青春。」《國史補》云：「酒有郢之富水春，烏程之若下春，

滎陽之土窟春，富平之石凍春，劍南之燒春。」杜子美詩云：「聞道云安麴米春。」裴鉶《傳奇》亦有酒名松醪春，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。

論詩

唐末五代文物衰盡，詩有貫休，書有亞棲，村俗之氣，大率相似。蘇子美家有長史書，云：「隔簾歌已俊，對坐貌彌精。」語既凡惡，而字無法，真亞棲之流。曾子固編《李太白集》而有《贈僧懷素草書歌》及《笑已乎》數首，皆貫休以下，格調卑陋。子固號有知識者，故深可怪。如白樂天贈徐凝、退之贈賈島，皆世俗無知者所讬，不足多怪。

禁同省往來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劉原父語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谿洞畫李師中像

郭祥正嘗從章惇入梅山谿洞中，見洞主蘇甘家有畫像，事之甚嚴，云：「桂府李大夫也。」問其名，曰：「此豈可名哉！」叩頭稱死罪數四，卒不敢名。徐考其年月，則李師中誠之也，嘗為提刑，權桂府耳。夷獠乃爾畏信之。

韓玉汝李金吾

韓縝為秦州，以賊殺不辜去官。秦人語曰：「寧逢乳虎，莫逢韓玉汝。」孫臨最滑稽，或問：「莫逢韓玉汝，當以何對？」臨曰：「可怕李金吾。」

舒公封荊公

王介甫先封舒公，改封荊公。《詩》曰：「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。」識者曰：「宰相不學之過也。」

以意改書

近世人輕以意改書，鄙賤之人，好惡多同，從而和之，遂使古書日就舛訛。孔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」蜀本《莊子》云：「用志不分，乃疑于神。」此與《易》「陰疑于陽」、《禮》「使人疑女于夫子」同。今四方本皆作「凝」。陶潛詩：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采菊之次，偶見南山，境與意會。今皆作「望南山」。杜子美云：「白鷗沒浩蕩。」蓋滅沒于煙波間。而宋敏求云「鷗不解『沒』」，改作「波」。二詩改此兩字，覺一篇神氣索然。

書秋雨詩

人馬正卿作太學正，有氣節，學生不喜，博士亦忌之。予少時偶至齋，書杜子美《秋雨嘆》一篇壁上，初無意也。正卿即日辭歸，至今白首固窮守節。

杜子美詩

余在岐山，見秦州進一馬，騣如牛，項下重胡倒立，毛生肉端，蕃人云此肉駿。乃知《鄧公驄馬行》「肉駿磊砢連錢動」，當作「肉騣」。《悲陳陶》云：「四方義士同日死。」此房琯之敗也。《唐書》做「陳濤」，未知孰是。琯既敗，猶欲持重有所伺，而中人促戰，遂大敗。故后篇云：「焉得附書與我軍，忍待明年莫倉卒。」《北征》詩曰：「桓桓陳將軍，仗鉞奮忠烈。」謂陳玄禮也。佐玄宗平內難，又從幸蜀，建誅國忠之策。《洗兵馬》云：「張公一生江海客。」此張鎬也。明皇雖誅蕭至忠，常懷之，侯君集云「蹭蹬至此」，至忠亦蹭蹬者耶！故杜子美亦哀之，云：「赫赫蕭京兆，今為時所憐。」《后出塞》詩云：「我本良家子，出師亦多門。躍馬三十年，恐負明主恩。坐見幽州騎，長驅河洛昏。中夜間道歸，故里但荒村。惡名幸脫免，窮老無兒孫。」詳味此詩，蓋祿山反時，其將有脫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。不出姓名，可恨也。《憶昔》詩云：「關中小兒壞綱紀。」謂李輔國也。「張后不樂上為忙」，謂肅宗張皇后也。「為留猛士守未央」，謂郭子儀奪兵柄，入宿衛也。

子美詩外有事在

杜子美自許稷與契，人未必許也。然其詩云：「舜舉十六相，身尊道何高。秦時用商鞅，

法令如牛毛。」此是稷、契輩人口中語也。又云：「知名未足稱，局促商山翁。」又云：「王侯與螻蟻，同盡隨丘墟。愿聞第一義，回向心地初。」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。

歸去來詞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孟郊詩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，并見《論貧士》則中）〉

白樂天詩

白樂天為王涯所讒，謫江州司馬。甘露之禍，樂天有詩云：「當君白首同歸日，是我青山獨往時。」不知者以為幸禍，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？蓋悲之也。

成相

孫卿子書有韻語者，其言鄙近，多云「成相」，莫曉其義。《前漢．藝文志》詩賦類中有《成相雜詞》十一篇，則成相者，古謳謠之名也。疑所謂「鄰有喪，舂不相」者，又《樂記》云「治亂以相」，亦恐由此得名。

擬作

劉子玄辨《文選》所載李陵與蘇武書，并齊、梁文士擬作。予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后人擬作。《列女傳》蔡琰二詩，其詩明白感慨，頗類《木蘭詩》，東京無此格也。建安七子猶含蓄，不盡發見，況伯喈女乎？琰之流離，必在父歿之后。董卓既誅，伯喈乃遇禍。此詩乃云「董卓所驅虜入胡」，尤知其非真也。蓋范曄荒淺，遂載之本傳。

姜多食損智

王介甫多思而喜鑿，時出一新說，已而悟其非，又出一說以解之，是以其學多說。嘗與劉貢父食，曰：「孔子不撤姜食，何也？」貢父曰：「《本草》言姜食多損智。道非明

民，將以愚之。孔子以道教人者，故不撤姜食，所以愚之也。」介甫欣然而笑，久之乃悟其戲也。貢父雖戲言，王氏之學實大類此。

石墨

陸士衡與士龍書云：「登銅雀臺，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，今分寄一螺。」《大業拾遺》：「宮中以蛾綠畫眉。」亦石墨之類也。沈存中帥鄜延，以石燭作墨，堅重而黑，在松煙之上。曹公所藏，豈此物也耶？

桃笙

柳子厚詩云：「盛時一失貴反賤，桃笙葵扇安可常。」不知桃笙為何物。因閱《方言》，宋、魏之間，簟謂之笙，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。

池魚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耳白于面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如夢詞

泗州雍熙塔下，余戲作《如夢令》兩闋云：「水垢何曾相受，細看兩俱無有。寄語揩背人，盡日勞君揮肘。輕手，輕手，居士本來無垢。」又云：「自淨方能洗彼，我自汗流呀氣。寄語澡浴人，且共肉身游戲。但洗，但洗，本為人間一切。」此本唐莊宗制，名《憶仙婆》，嫌其不雅馴，改為《如夢》。莊宗詞云：「如夢，如夢，和淚出門相送。」取以為名云。

論物理

舒州醫人李惟熙，善論物理，云：「菱芡皆水物，菱寒而芡暖者，菱花開背日，芡花開

向日故也。」又曰：「桃杏雙仁輒殺人者，其花本五出六出，必雙仁草木花必五出，惟雪花六出，此殆陰陽之理。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，失常故也。」

木蝨

木實之蝨者必不沙爛，爛者必不蝨而能浮，不浮亦殺人。常考其理，既沙爛散，則不能蘊蓄而生蟲，瓜至甘而不蝨者，以其沙也。

小兒吸蟾蜍氣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奴為祟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附語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晉人書

唐太宗購晉人書，有二王以下富千軸，皆在秘府。武后時，為張易之兄弟所攘竊，遂流落人間，多在王涯、張延賞家。涯敗，軍人劫奪金玉軸而棄其書。余于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，皆有小印「涯」字，意其為王氏物也。有謝尚、謝鯤、王衍等字，皆奇。夷甫獨超然，若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。

隱者楊樸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古鏡

元豐中，余自齊安過古黃州，獲一鏡，其背銘云：「漢有善銅出白陽，取為鏡，清而明。」左龍右虎輔之。其字如菽，大篆，款甚精妙。白陽，疑白水之陽也。其銅黑色如漆，照人微小。古鏡皆然，此道家聚形之法也。

剖桃核得雄黃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砑光帽

徐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，忽詠《落花》詩云：「流水難窮目，斜陽易斷腸。誰同砑光帽，一曲舞山香。」父驚問之，若有物憑附者。云：「西王母宴羣仙，有舞者戴砑光帽，帽上簪花，舞山香一曲，曲未終，花皆落去。」

戴松鬬牛

有藏戴松鬬牛者，以錦囊系肘自隨，出與客觀。旁有牧童曰：「鬬牛力在前，尾入兩股間。今畫鬬而尾掉，何也？」黃荃畫飛鴈，頭足皆展。或曰：「飛鳥縮頭則展足，縮足則展頭，無兩展者。」驗之信然。

鵝有二能

錢塘人喜殺，日屠百鵝。予自湖上夜歸，屠者之門百鵝皆號，聲振衢路，若有所訴。鵝能警盜，亦能卻蛇，其糞殺蛇。蜀人園池養鵝，蛇即遠去。有二能而不能免死，又有祈雨之厄。悲夫，安得人如逸少乎！

戒殺

水族癡暗，人輕殺之。或云不能償怨，是乃欺善怕惡。李公擇云：「雞有雌而卵者，抱之，雖能破{左殼右鳥}而出，不數日輒死。此卵可食，非殺也。」予曰：「凡能動者，皆佛子也。竹蝨，初如涂粉竹葉上，久乃能動。百千為曹，無非佛子。梁武水陸畫像，六道外者，以淡墨作人畜禽魚等形，惘惘然于空中，乃是佛子流浪，陋劣之極。至于濕生如竹蝨者猶不可得，但若存若亡于冥間耳。而謂水族雞卵可殺乎？但一起殺念，地獄

已具，不必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。」

論醫

醫之難明，古今所病也。至虛有盛候，而大實有羸狀，疑似之間，便有死生之異。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痊，驗醫能否，使索病于冥漠之中，辨虛實冷暖于疑似之間。醫不幸而失，終不肯自謂失也，巧飾遂非以全其名。間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，亦參以所見，兩存而雜治。吾平生求醫，蓋于平時默驗其工拙。有疾求療，必盡告以所患，使醫了然知患之所以然，然后診之。虛實冷暖，先定于中，脈之疑似，不能惑也。故雖中醫，治吾疾嘗愈，吾求疾愈而已，豈以困醫為事哉！

黎子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服井花水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費孝先卦影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看茶啜??

真松煤遠煙，自有龍麝氣。世之嗜者如滕達道、蘇浩然、呂行甫，暇日晴暖，研墨水數合，弄筆之余，乃啜飲之。蔡君謨嗜茶，老病不能飲，但把玩而已。看茶啜墨，亦事之可笑者也。

正獻公焚圣語

杜正獻公為相，蔡君謨、孫之翰為諫官，屢乞出外。仁宗曰：「卿等審欲得郡，當具所欲奏來。」于是蔡除福州，孫除安州。正獻公曰：「諫官無故出，終非美事，乞且依舊。

」上可之，退書圣語。時陳恭公為執政，不肯書，曰：「吾初不聞。」正獻懼，遂焚之，由此罷相。議者謂正獻當明日奏留，不當遽焚其書也。

賈婆婆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世有顯人

李士衡之父豪恣不法，誅死。士衡進用，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。會真宗論時文之敝，因言：「路振，文人也，然不識體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李士衡父誅死，而振為贈誥，曰『世有顯人』。」上頷之。士衡以故不大用。

論柳宗元

〈（見《志林》四卷）〉

論金土同價

齊高帝云：「當使金土同價。」意則善矣，然物豈有此理哉！孟子曰：「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，巨屨小屨同價，人豈為之哉？」孟子亦自忘此言，為菽粟如水火之論。金不可賤如土，猶土之不可貴如金也。堯之民比屋可封，桀之民比屋可誅。若信此說，則堯時諸侯滿天下，桀時大辟徧四海也。

青苗錢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巫蠱

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讎。蓋夫婦、君臣、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。然《史記．封禪書》：「丁夫人、洛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、大宛。」己且為巫蠱，何以責臣下，此最可笑。

字謎

鮑明遠詩有《字謎》三首。「飛泉仰流」者，舊說是井字。又「乾之一九，只立無偶，坤之六二，宛然雙宿」，云是桑字。又「頭如刀，尾如鈎，中間橫，四角六抽，右面負兩刃，左邊雙屬牛」，乃龜字也。

論墨

今世論墨，惟取其光。光而不黑，是為棄墨。黑而不光，索然無神氣，亦復安用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，湛湛然如小兒目睛乃佳。

佛菩薩語

濟南龍山鎮監稅宋保國出其所集王荊公《華嚴解》。余曰：「《華嚴》有八十卷，今獨解其一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公謂我此佛語，至深妙，他皆菩薩語耳。」曰：「予于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，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，子能識其非是乎？」曰：「不能也。」曰：「非獨子不能，荊公亦不能也。予昔在岐下，聞汧陽豬肉至美，使人往致之。使者醉，豬夜逸，買他豬以償，吾不知也。客皆大詫，以為非他產所及。已而事敗，客皆大慚。今荊公之豬未敗耳。屠者買肉，倡者唱歌，或因以悟。子若一念清淨，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，而云佛語深妙、菩薩不及，豈非夢中語乎？」保國曰：「唯。」

李赤詩

姑熟堂下《十詠》，怪其語不類太白。王平甫云：「此李赤詩也。赤自比李白，故名赤。后為廁鬼所惑，死。」今觀其詩止于此，以太白自比，其心疾已久矣，豈廁鬼之罪耶！

論茶

除煩去膩，不可缺茶，然暗中損人不少。吾有一法，每食已以濃茶漱口，煩膩既出，而脾胃不知。肉在齒間，消縮脫去，不煩挑刺，而齒性便漱濯，緣此堅密。率皆用中下茶，其上者亦不常有，數日一啜，不為害也，此大有理。

魯直詩文

黃魯直詩文如蟠蚓、江瑤柱，格韻高絕，盤飧盡廢；然不可多食，多食則發風動氣。

論漆

漆畏蟹。予嘗使工作漆器，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，宛轉如中毒狀，急以蟹黃食之，乃蘇。墨入漆最善，然以少蟹黃敗之乃可，不爾，即堅頑不可用也。

二紅飯

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余石，賣之價甚賤，而粳米適盡，故日夜課奴婢舂以為飯，嚼之嘖嘖有聲。小兒女相謂，云是嚼蝨子。然日中腹饑，用漿水淘食之，自然甘酸浮滑，有西北村落氣味。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，尤有味。老妻大笑曰：「此新樣二紅飯也。」

大禹周公

東坡將別，乞一言于徐仲車。曰：「自古皆有功，獨稱大禹之功；自古皆有才，獨稱周公之才。以其有德以將之故耳。」

卷下

論設醴

楚元王為穆生設醴，王戊即位，忘設。穆生遂謝病去，申公、白公獨留。戊稍淫暴，二人諫不聽，赭衣雜舂于市。申公愧之歸魯，而趙綰、王臧言于武帝，以蒲輪召，卒坐綰、臧事病免。穆生遠引于未然之前，申公睠戀于既然之后，謂禍福皆天，不可避絕者，未必然也。

服松脂

松脂以鎮定者為良。細布袋盛漬水中，沸湯煮之，浮水面者，罩籬掠取投新水中，久煮不出者棄不用。入白茯苓末，杵羅為末，每日取三錢匕著口中，用少熟水漱，仍如常法揩齒，更啜少熟水咽之，仍漱齒。牢牙，駐顏，烏須也。

孔北海

王鞏云：「張安道說蘇子瞻比予孔北海、諸葛孔明。孔明吾豈敢望，北海或似之，然不至若是之憃也。」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，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，決非兩立者。北海以一死捍漢，豈所謂輕于鴻毛者，何名為憃哉？

梁賈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雞唱

光、黃人二三月羣聚謳歌，不中音律，宛轉如雞鳴耳。與宮人唱漏微相似，但極鄙野。《漢官儀》：「宮中不畜雞，汝南出長鳴雞，衛士候于朱雀門外，專傳雞唱。」又應劭曰：「今《雞鳴歌》。」《晉太康地道記》曰：「后漢衛士習此曲，于闕下歌之，今《雞唱》是也。」顏師古不考古本，妄破此說，今余所聞，豈《雞唱》之遺音乎？今土人謂之山歌云。

晉卿墨

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，墨成，價與金等。三衢蔡瑫自煙煤膠外，一物不用，特以和劑有法，甚黑而光，殆不減晉卿。胡人謂犀黑暗、象白暗，可以名墨，亦可以名茶。

徐仲車二反

徐積字仲車，古之獨行，于陵仲子不能過。然其詩文則怪而放，如玉川子，此一反也。耳聵甚，畫地為字乃始通；終日面壁坐，不與人接，而四方事無不知，此二反也。

論漢武帝

〈（見《志林》四卷）〉

硬黃臨二王書

王會稽父子書存于世者，蓋一二數。唐人薛、褚之流，硬黃臨仿，亦足為法。

魯直詩

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、李太白，不敢復論鄙事。雖若不入用，不無補于世也。

寶應民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佛受戒平寃

李如損之妹既笄，發病，見前世寃對日月笞之，遂歸誠佛法。夢中見佛與受戒，平遣寃者。李因蔬食不嫁。

君謨書

僕嘗論蔡君謨書為本朝第一，議者多以為不然。或謂君謨書為弱，殊非知書者。若江南李主，外險而中實無有，此真所謂弱者。以李主為勁，則宜以君謨為弱。

張子野詩

張子野詩筆老妙，歌詞乃余波耳。《湖州西溪》云：「浮萍破處見山影，野艇歸來聞草聲。」和予詩云：「愁似鰥魚知夜永，懶同蝴蝶為春忙。」若此之類，皆可追配古人；而世俗但稱其古歌詞。唐周昉畫人物入神品，世亦但知有周昉士女，可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！

林擒詩

兒子邁幼作《林擒》詩云：「熟顆無風時自落，半腮迎日鬬鮮紅。」于等輩號有思致者。又詩云：「葉隨流水歸何處，牛帶寒鴉過晚村。」此亦可人。

鳳咮硯

仆好用鳳咮石硯，論者多異同。蓋少得真者，黯然灘石亂之耳。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，或云惟堪作骰盆，蓋未見佳者。

李十八草書

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，謂之鸚哥嬌，意謂鸚鵡能言，不過數句，大率雜以鳥語。十八后稍進，以書問仆：「近日比舊何如？」仆答曰：「可作秦吉了矣。」

楊凝式書

唐末五代文章卑泥，字畫從之，而楊凝式筆跡雄強，往往與顏、柳相上下。今世多稱李建中、宋宣獻。此二人書，仆所不解，宋寒而李俗，殆是浪得名耳。惟蔡君謨書姿格既高，而學亦至，當為本朝第一。

杜甫詩

杜甫詩固無敵，然自「致遠」已下句，甚村陋也。世人雷同，不復譏評，過矣，然亦不能掩其美也。

與曇秀倡和

余在廣陵，送客山光寺。曇秀作詩云：「扁舟乘興到山光，古寺臨流勝氣藏。慚愧南風知我意，吹將草木作天香。」余和云：「鬧里清游借隙光，醉時真境發天藏。夢回拾得吹來句，十里南風草木香。」

與可拾詩

余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：「美人卻扇坐，羞落庭下花。」公曰：「世間元有此句，與可拾得耳。」

論董秦

玉川子《月蝕》詩云：「歲星主福祿，官爵奉董秦。」詳味此語，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。秦本忠臣，天寶末屢立戰功，亦頗知義。代宗時，吐蕃犯闕徵兵，秦即日赴難，或勸擇日，答曰：「君父在難，乃擇日耶？」后汙朱泚偽命，誅。考其終始，非無功而享祿者，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。

樂天燒丹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盤游飯谷董羹

江南人好作盤游飯，鮮脯鮝炙無不有，埋在飯中，里諺曰「掘得窖子」。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，名谷董羹。詩人陸道士出一聯云：「投醪谷董羹鍋內，掘窖盤游飯碗中。」

參寥詩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煮豬頭頌

凈洗鍋，淺著水，深壓柴頭莫教起。黃豕賤如土，富者不肯吃，貧者不解煮。有時自家打一碗，自飽自知君莫管。

荊草詩

杜子美有《除荊草》一篇，蜀中謂之毛荊，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蠆。治風疹，以此草點之，一身失去。葉背紫者入藥。杜詩注云：「荊，音潛，山韭也。」

采艾

端午日日未出時，以意求艾似人者，采之以灸，殊效。一書中見之，忘其為何書也。艾

未有真似人者，于明暗間以意命之而已。萬法皆妄，無一真者，此何疑也。

治內障眼

《本草》云：「熟地黃、麥門冬、車前子相雜，治內障眼有效。」屢試信然。其法，細搗羅，蜜為丸，如桐子大。三藥皆難搗羅和合，異常甘香，真奇藥也。露蜂房、蛇蛻皮、亂發，各燒灰存性，取錢匕酒服，治瘡久不合。

潘谷墨

潘谷墨既精妙，而價不二。一日，忽取欠墨錢券焚之，飲酒三日，發狂赴井死。人下視之，趺坐井中，尚持數珠也。

雪堂義尊

元佑中，駙馬都尉王晉卿置墨十數品雜研之，作數十字，以觀色之淺深。若果佳，當搗和為一品。昔在黃州，鄰近四五州送酒，合置一器，謂之雪堂義尊。今又為雪堂義墨耶！

顏魯公臨逸少字

顏真卿寫碑，唯《東方朔畫贊》最為清雄。后見逸少本，乃知魯公字臨此，雖大小相懸而意良是。非自得于書，未易為之言也。

歐公書

歐公用尖筆作方闊字，神采秀發，膏潤無窮。后人見之，如見其清粹豐頰，進趣裕如也。

荊公書

王荊公書得無法之法，然不可學，學之則無法。仆書作意為之，頗似蔡君謨，稍得意則似楊風子，更放則似言法華。

真人之心

道家云:「心不離田，手不離宅。」又云:「真人之心，若珠在淵。眾人之心，若瓢在水。」

搬運法

揚州有武官侍其者，官于二廣十余年，終不染瘴。面紅膩，腰足輕快，初不服藥。每日五更起坐，兩足相向，熱摩涌泉穴無數，以汗出為度。歐公平日不信仙佛，笑人行氣。晚年云：「數年來足瘡一點，痛不可忍。近有人傳一法，用之三日，不覺失去。」其法，重足坐，閉目握固，縮谷道，搖凅兩足，如氣毬狀。氣極即休，氣平復為之，日八九度，得暇則為，乃搬運捷法也。文忠痛已即止，若不廢，當有益。

勤修善果

佛言：「三千大千世界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。」而況我在空華起滅之中，寄此須臾，貴賤、壽夭、得失、賢愚，所計幾何？惟有勤修善果以升神明，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，最為著身要事也。

眾狗不悅

惠州市寥落，然每日殺一羊，不敢與在官者爭買。時囑屠者買其脊，骨間亦有微肉，熟煮熟漉，若不熟，則泡水不除，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。終日摘剔，得微肉于牙縒間，如食蟹螯。率三五日一食，甚覺有補。子由三年堂庖所食芻豢，滅齒而不得骨，豈復知此味乎！此雖戲語，極可施用，用此法，則眾狗不悅矣。

三老人問年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夢韓魏公

夜夢登合江樓，月色如銀，韓魏公跨鶴來，曰：「被命同領劇曹，故來相報。」他日北歸中原，當不久也。

真一酒

余在白鶴新居，鄧道士忽叩門，時已三鼓，家人盡寢，月色如霜。其后有偉人，衣桄榔葉，手攜斗酒，豐神英發如呂洞賓，曰：「子嘗真一酒乎？」就坐，三人各飲數杯，擊節高歌合江樓下。海風振水，大魚皆出。袖出一書授余，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，其末云「九霞仙人李靖書」。既去，恍然。

法報化三身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蒸豚詩

王中令既平蜀，饑甚，入一村寺。主僧醉甚，箕踞，公欲斬之。僧應對不懼，公奇之。公求蔬食，云有肉無蔬。餽蒸豬頭甚美，公喜，問：「止能飯酒肉耶，尚有他技也？」僧言：「能詩。」公令賦蒸豚，立成云：「胥長毛短淺含膿，久向山中食藥苗。蒸處已將蕉葉裹，熟時兼用杏漿澆。紅鮮雅稱金盤饤，熟軟真堪玉筯挑。若把氈根來比并，氈根自合吃藤條。」公大喜，與紫衣師號。

儋耳地獄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五谷耗地氣

吾昔有田在蘄水，僅種一斗，得稻十斛。問其故，云：「連山皆野草散木，不生五谷，地氣不耗，故發如此。」以是知五谷耗地氣為最甚。王莽末，天下旱蝗，黃金一斤易粟一斗。至漢建武二年，野蠶成繭，被于山澤，至五年漸少，而農事益修。蓋土不生谷，地氣無所耗，蘊蓄日久，發而為野蠶旅谷，其理甚明。凡地不生草木者，多產金錫，亦其理也。書此，以為衛生之方。

論菊

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，花葉根實，皆長生藥也。北方隨秋早晚，大略至菊有黃華乃開。嶺南冬至乃盛，地暖，百卉造化無時，而菊獨后開。考其理，菊性介烈，不與百卉并盛衰，須霜降乃發，嶺南嘗以冬至微霜也。仙姿高潔如此，宜其通靈也。

本秀二僧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梅詢非君子

〈（見《志林》四卷）〉

吳育不相

〈（見《志林》四卷，并上條，見真宗仁宗之信任內）〉

時無英雄豎子成名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一卷）〉

永洛之役

張舜民云：「永洛之役，李舜舉、李稷、徐禧皆在圍中。上以手詔賜西人云，若能保全吏士，當盡復侵地。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。」圣意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，惜此等不被其賜也，哀哉！

二李優劣

中官李舜舉死于永洛。將死，以故紙半幅書曰：「臣舜舉死無所恨，但愿陛下勿輕此賊。」使一健黠者間走以聞。時李稷亦將死，書紙尾曰：「臣稷千苦萬屈。」上為一慟。然二人優劣賢不肖，已可見矣。

太尉足香

方李憲用事，士大夫或奴事之，穆衍、孫路至為執袍帶。王中正盛時，俞充令妻執板以侑酒。彭孫本一劫盜，招出，氣陵公卿。韓持國至詣其第，出妓飲，酒酣慢持國，持國不敢對。然嘗為李憲濯足，曰：「太尉足何香也！」憲以足踏其頭，曰：「奴諂不太甚乎！」孫在許下，私捉逃軍三百人役之。予時將乞許，覬至郡斬訖乃奏，會除潁乃止。

西征途中詩

張舜民通練西事，稍能詩，從高遵裕西征回，途中作詩曰：「靈州城下千株柳，總被官軍砍作薪。他日玉關歸去后，將何攀折贈行人。」「青岡峽里韋州路，十去從軍九不回。白骨似山山似雪，將軍莫上望鄉臺。」為李察所奏，貶郴州鹽稅。舜民云：「官軍圍靈州不下，糧盡而返。西人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捺否，答曰兀捺，城上皆笑。」兀捺者，慚愧也。

招高麗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易書論語說

孔壁、汲冢竹簡科斗，皆漆書也，終于蠹壞。編鐘、石鼓益堅，古人為不朽之計至矣。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，特以人傳之耳。《易》言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」吾作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論語說》，亦粗備矣。嗚呼，又何以多為！

太極真人

〈（見《志林》三卷）〉

論金鹽

王莽敗時，省中黃金三十萬斤。陳平用肆萬斤間楚，董卓郿塢金亦多，其余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。近世金不以斤計，雖人主，未有以百金與人者，何古多今少也！鑿山披沙

無虛日，金為何往哉？頗疑寶貨神不可知，復歸山澤耶。嘗聞鹽亦然。峽中大寧監日有定數，若大商覆舟，則鹽泉頓增。乃知尋常便液之出，不拘遠近，皆歸本原也。

放生池碑

湖州有《放生池碑》，載其所上肅宗表云：「一日三朝，大明天子之孝；問安視膳，不改家人之禮。」魯公知肅宗有愧于此乎？孰謂公區區于放生哉！

三駿馬

唐李將軍思訓作《明皇摘瓜圖》，嘉陵山水，帝乘赤驃，起三駿，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。初見平陸，馬皆若驚，而帝馬見小橋不進，正作此狀，不知三駿謂何。今乃見岑參詩有《衛駕赤驃歌》，曰：「赤髯胡雛金剪刀，平時剪出三駿高。」乃知唐御馬皆剪治，而三駿其飾也。

誦金剛經

〈（見《志林》二卷）〉

神清洞

曹煥游嵩山，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，揖曰：「汝非蘇轍之壻曹煥乎？」顧其侶，曰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老劉道士寓此，未嘗與人語。」道士曰：「蘇轍，歐永叔門人，汝以永叔為何等人？」煥曰：「文章忠義為天下第一。」道士曰：「所知者如是而已。我永叔同年也，此袍得之永叔，蓋嘗破而不補，未嘗垢而洗也。近得書甚安。汝豈不知神清洞事乎？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，我當以某月某日化于石上。」復坐，不復語。煥亦行入山，果如期化于石上。

論杜甫杜鵑詩

南都王誼伯謂杜子美詩，歷五季兵火，多舛缺；且如「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，涪、萬無杜鵑，云安有杜鵑」，蓋是題下注，斷自「我昔游錦城」為首句。誼伯為誤矣。子美詩備諸家體，豈可以文害詞、詞害意耶？原其意，類皆有感，亦《詩》之比興、《離

騷》之法。按《百物志》，杜鵑生子，寄之他巢，百鳥為飼之。胡江東所謂「杜宇昔為蜀帝王，化禽飛去舊城荒」。此鳥至微，知有尊，故子美云「重是古帝魂」，又曰「禮若奉至尊」，譏當時刺史禽鳥有不若也。明皇以后，天步多棘，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數也。嚴武在蜀，雖橫斂刻剝，實資中原，是「西川有杜鵑」耳。其廢王命，擅軍旅，絕貢賦，如克遜在梓州為朝廷憂，是「東川無杜鵑」耳。涪、萬、云安刺史，微不可考，凡其承君者為有也，懷貳者為無也。誼伯又云：「子美不應疊用韻。」子美自我作古，疊韻何害于為詩。

轑釜

〈（見《志林》四卷）〉

論淳于髡

淳于髡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至于州閭之間，男女雜坐，幾于勸矣，何諷之有？蓋有微意。以多少之無常，知飲酒之非我，觀變識妄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。是以讬于放蕩之言，而能規荒主長夜之飲，世未有識其趣者。

竹雌雄

竹有雌雄，雌者多筍，故種竹當種雌。自根以上至梢一節發者為雌。物無逃于陰陽，信哉！

戒殺

余少年不殺，未能斷也，近年始能不殺豬羊。惜嗜蟹，每見餉者，皆放之江中，雖在江無活理，庶幾求一活。即使不活，亦愈于烹煎也。親遭患難，不異雞鴨之在庖廚，不忍以口腹之故，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。猶恨未能忘食味，食自死物可也。

廣利王召

余一日醉臥，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，云：「廣利王請端明。」予披褐履革，黃冠而去，亦不知身步入水中，但聞風雷聲。有頃，豁然明白，真所謂水晶宮殿也。其下驪目、夜

光、文犀、尺璧、南金、火齊，不可仰視。珊瑚、琥珀，不知幾多也。廣利佩劍冠服而出，從二青衣。余曰：「海上逐客，重煩邀命。」有頃，東華真人、南溟夫人造焉，出鮫綃丈余，命余題詩。余賦曰：「天地雖虛廓，惟海為最大。圣王皆祀事，位尊河伯拜。祝融為異號，恍惚聚百怪。三氣變流光，萬里風云快。靈旗搖虹纛，赤虬噴滂湃。家近玉皇樓，彤光照無界。若得明月珠，可償逐客債。」寫竟，進廣利，諸仙迎，咸稱妙。獨廣利旁一冠簪者，謂之鱉相公，進言：「蘇軾不避忌諱，祝融字犯王諱。」王大怒。余退而嘆曰：「到處被相公廝壞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